

論 國 際 主 義
與 民 族 主 義



劉 少 奇 著

新 華 書 局 發 行

論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

劉少奇著

聯華書店發行

論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

著者 劉 少 奇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上海福州路六七九號
上海河南路一七〇號

印刷者 新華印刷廠

上海西康路四八九號

張
仲
人

1949年6月 1-30,000(滬)

論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

保、羅、匈、波、蘇、法、捷、意各國共產黨所參加的情報局會議關於南共問題的決議，斥責了無產階級叛徒鐵托集團的反蘇立場，指出鐵托集團的這種反蘇立場，乃是從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綱領出發，是走上了叛變勞動者的國際團結事業及轉向民族主義立場的道路。在這個決議上說：『這種民族主義的立場，可能使南斯拉夫蛻化爲一般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喪失南斯拉夫的獨立，變南斯拉夫爲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我們中中央關於南共問題的決議，也指出：鐵托集團由於違反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一系列的基本觀點，因而陷入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資產階級政黨的泥坑；同時，又說明了情報局作出上述決議，乃是『爲保

衛世界和平民主事業，保衛南斯拉夫人民免受美帝國主義的愚弄和侵略，所應盡的職責」。那末，什麼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與民族問題的關係是怎樣的？為什麼鐵托集團的反蘇立場會使南斯拉夫受美國帝國主義的愚弄和侵略，而喪失南斯拉夫的獨立，變南斯拉夫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本文打算說明這些問題。同時，為着使問題清楚起見，本文不得不涉及目前世界的一些根本的狀況。

一 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觀

民族問題是與階級問題相聯繫的。民族的鬥爭是與階級的鬥爭相聯繫的。正如斯大林所說：「在各個不同的時期，各個不同的階級出現在鬥爭舞台上，而每個階級都按照它自己來了解「民族問題」。因此，「民族問題」在各個不同的時期服務於各種不同的利益，具有各種不同的色彩，而這是以那一個階級和在什麼

時候提出這個問題爲依據。」

因此，我們要了解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就必須首先了解資產階級這一個階級。

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即英文 NATIONALISM，或譯爲國家主義）的民族觀，即資產階級對於民族的看法及其處理民族問題的綱領和政策，是根據它的階級基礎、從資產階級一階級的狹隘利益出發的。

大家知道，資產階級這一個階級的利益，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剝削的基礎上，追求利潤又利潤，有高的利潤，還要更高的利潤。資產階級又分裂有幾種不同的階層，即使在同一階層之中，也還分裂有幾個不同的集團。而爲着追求自己的利潤，除開不顧一切地剝削無產階級而外，即使在資產階級同一階級之中，他們也是不惜在尖銳的競爭中，互相吞併，大魚吃小魚，大資產階級吞併小資產階級與中等資產階級，以及這一集團排擠或吞併另一集團。資產階級要佔有國內生產資料與國內市場，¹ 因爲它的利潤貪慾並沒有滿足的界限，它還要向國外擴大，在

國外佔有市場、原料出產地與投資場所，使其他民族爲本國資產階級服役、從而剝削其他民族，同時擠掉他國的資產階級或它的競爭者。剝削僱傭勞動，又在資產階級內部互相競爭、排擠、壓迫、吞併、戰爭、以致世界大戰——經過一切方法以求達到國內的獨佔與世界的獨佔，這就是資產階級追求利潤的天性。這就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階級基礎，也是資產階級一切思想形態的階級基礎。

從這樣的階級基礎出發，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關於民族問題的綱領和政策，就是：在自己國內，要使整個人民的利益服從於它這一階級的利益，把它這一階級或其中某一上層階級的利益，放在全國人民的利益之上，並企圖由他們壟斷『民族』這個名義，宣佈自己是本民族的代表或本民族利益的保護人，以作爲欺騙人民的工具；同時，在國外，則把自己民族（實質上是指它的上層階級）和其他民族的利益對立起來，企圖把自己民族放在其他民族之上，在可能的時候，就去壓迫和剝削其他民族，以其他民族的利益爲犧牲，並從國外的掠奪中分出一部

分以收買國內一部分人，去和緩與分裂本國人民對於它的反對。這種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發展的最高形式，就是各帝國主義國家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統治，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軍閥的侵略戰爭，就是現在以美國帝國主義爲首的世界帝國主義陣營所正在進行的奴役全世界的計劃。

當着一個民族被其他民族壓迫，或在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之下，資產階級爲了自己階級的利益而和這類壓迫發生矛盾的時候，它是可以在一定條件之下，和人民一起，對這類壓迫進行一定程度的鬥爭的。例如：美國獨立戰爭與南北戰爭時代的資產階級，法國大革命時代的資產階級，意大利統一運動時代的資產階級，近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參加民族革命的資產階級。但是，當着資產階級在得勢以後，能够壓迫其他民族的時候，它就馬上變成這種情形的反面，去壓迫其他民族，成爲其他民族的壓迫者。正如英、美、法、德、意、日等國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一樣，在它們得勢以後，就轉而犧牲其他民族的利益，壓迫世界上的

其他民族。在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的階段以後，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者變成更小更小的數目，這類極小數目的大銀行家、財政大王、財政貴族，一方面，把本國轉化爲財政帝國，對本國人民實行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另一方面，把全世界許多民族分別加以征服，瓜分爲幾個財政帝國的殖民地或附屬國，用更殘酷的手段去剝削和壓迫它們。資產階級掠奪的財富愈多，他們的貪慾和吞併爭奪的野心就愈加無底止地擴大，就愈加要加緊對本國人民的壓迫和對全世界各民族實行侵略，並且愈加要在民族主義這個口號之下來實行這種對內的壓迫與對外的侵略，甚至要完全武斷地把自己民族說成是「優良人種」，因而就有權統治世界的其他部分，有權壓迫其他「劣等民族」。由於幾個帝國主義列強都要爭着掠奪世界的弱小民族，就發生帝國主義爲重新瓜分殖民地的世界大戰。這一切世界歷史上最大的罪惡，都是資產階級在「民族主義」這一個口號之下幹出來的。

各國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如上所述，當它在得勢的時候，就要毫不猶豫地去侵略其他民族。但在另外的一定條件之下，即在本國民族受到外國帝國主義

強大進攻的時候，或在資產階級一階級或其中某上一層階級的利益是和本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發生尖銳矛盾的時候，或本國人民起來威脅它的統治的時候，異民族的統治者或其他帝國主義者對它施以威脅利誘，它就可以出賣自己的民族，而幫助異民族的統治者或其他帝國主義者來壓迫本國的人民，以本國的人民為犧牲，來達到它保護其財產、維持其政治地位或統治的目的。稍遠的例子，如大家所熟知的，巴黎公社時代法國資產階級的梯也耳（出賣法國給德國）；較近的例子，如半殖民地中國大資產階級的蔣介石和汪精衛，在希特勒面前的法國達拉第和貝當，波蘭的比爾蘇斯基和貝克，捷克的哈柴，挪威的吉斯林等等。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由於資本主義的危急情況，英國、法國、意大利以及歐洲其他各國的反動派，就更不惜跪倒在美國帝國主義面前，而供其驅使。資產階級只有在對它有利的時候，它才拿出「民族主義」這個口號去煽動人民，而在對它不利的時候，它就毫無民族的氣節，成為民族的叛徒。

這就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觀及其形成的階級基礎。這就是資產階級的

民族主義處理世界民族問題的基本原則或基本綱領。

這種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即民族觀，也就代表資產階級的世界觀。

二 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民族觀

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民族觀，與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觀，是在根本上相反的。

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對於民族的看法，及其處理世界民族問題的基本原則，是從本國人民羣衆的根本利益出發，同時也是從全世界各民族的人民羣衆——即全人類共同的根本利益出發。民族的侵略既然是階級剝削制度的一種產物，無產階級不剝削任何人，而且爲追求一個人不剝削人的社會制度而鬥爭，它就必須反對一個民族去壓迫另一個民族。無產階級不能在人類社會上保存任何人壓迫人的制度，否則，就不能使自己得到解放。因此，無產階級堅決反對任何的民族壓

迫。它既反對任何異民族壓迫自己的民族，同時，又堅決反對自己的民族去壓迫任何其他民族，而主張一切民族（不論大小強弱）在國際和國內的完全平等與自由聯合及自由分立。並經過這種自由分立（目的是要打破目前各帝國主義國家對於世界大多數民族的壓迫和束縛）與自由聯合（即在打破帝國主義的壓迫之後由各民族實行在完全自願的基礎上的聯合）的不同具體道路，逐步地走到世界的大同。

這就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民族觀及其形成的階級基礎。這就是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處理世界民族問題的基本原則或基本綱領。

根據上述原則，所以，在一切被壓迫民族中的共產黨人，從來就成爲最堅定的領導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先鋒戰士。例如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是徹底的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者，同時又是最堅決地反對一切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民族、保衛祖國獨立自由、反對一切賣國賊的革命的愛國主義者與革命的民族戰士。在我們中國，第一個提出反對帝國主義、主張民族獨立的明確綱領的，並不是資產階級的政黨或小資產階級的政黨，而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我

們中國共產黨，歷來是中國人民反帝的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者與組織者，而這種民族統一戰線的規模，包括了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而且一直包括了開明士紳。這種革命的民族解放運動與無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並不相矛盾，而且完全一致，成爲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運動的一個極重要的組成部分，成爲它的最廣大的直接的同盟軍。這種民族解放運動的勝利，就是向着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事業的道路上前進一大步，就給予世界上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以極大的援助和推動。

因此，很明顯，在被壓迫民族中，共產黨人如果不去具體地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爲民族解放而鬥爭，而只把「國際主義」當成裝飾的空談，那就是背叛了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幫助了帝國主義，結果，就會墮落到像卑鄙下賤的托洛茨基派一樣，成爲帝國主義的忠實的走狗。共產黨人如果在自己民族擺脫了帝國主義的壓迫之後，又墮落到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立場，又去實行民族利己主義，又去爲了一個民族上層階級的利益，而犧牲全世界各民族勞動人民與無產階級群

衆共同的國際利益，甚至不但不反對帝國主義、反而倚靠帝國主義的幫助去侵略與壓迫其他民族，或者以民族保守和排外的思想去反對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去拒絕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的國際團結，去反對社會主義的蘇聯，那也就是背叛了無產階級和共產主義，援助了國際帝國主義者，並使自己變成帝國主義陣營內的一個小卒。南斯拉夫的鐵托集團，則正是走着這樣的道路。

根據上述原則，所以，在一切壓迫民族中、即在一切帝國主義國家中的共產黨人，從來就是最堅定地、無條件地反對本國民族中的統治者——帝國主義集團去侵略和壓迫殖民地與半殖民地民族，並用一切方法無條件地去援助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主張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脫離本國帝國主義的統治，而完全獨立與完全解放。例如：舊俄帝國、英、美、法、德、意、日、荷、比等國的共產黨人，他們是堅定的國際主義者，所以他們堅決地反對本國的帝國主義者去壓迫與侵略印度、馬來亞、菲律賓、印尼、越南、中國、中南美洲、非洲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而堅決主張和援助被壓迫民族的獨立和解放。因為共產黨人

深深了解馬克思的名言：「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够自由的。」因爲如果沒有這種民族解放運動去消磨、削弱和破壞帝國主義統治的基礎，資本主義宗主國的無產階級就很難在反對獨佔資本的鬥爭中得到勝利，就很難解放自己，所以援助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的解放運動，同時，就是援助了各國無產階級自己的解放。

根據上述原則，所以，共產黨人在自己國內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取得政權以後，就必須馬上取消本國帝國主義對於國內及國外一切民族的壓迫。例如：列寧、斯大林在俄國十月革命推翻俄皇及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取得政權之後，即在人類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地馬上宣佈取消帝俄時代對於中國和其他國家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取消帝俄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一切奴役制度，宣佈國內民族一律完全平等，這就是偉大的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原則的實施。

因此，在壓迫民族的國家中，在無產階級的隊伍內，如果有人把「國際主義」作爲裝飾的空談，或者墮落到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立場，不去援助殖民地

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而去援助本國帝國主義者壓迫殖民地半殖民地和落後國家，這就是背叛了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事業，而成爲帝國主義的代理人。例如：被帝國主義所收買的工人階級上層貴族的代表——各國社會民主黨的右派和英國工黨的右派，就是屬於這類無產階級的叛徒。又如果共產黨人在自己國內推翻了帝國主義的統治，取得了政權之後，而不馬上取消帝國主義對於國外一切民族的壓迫，並宣佈國內一切民族完全平等，而去繼續這種民族壓迫，而去對其他民族實行侵略，那也就是背叛了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事業，而把「國際主義」當作了裝飾的空談，墮落到了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立場。

但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壓迫民族也可能變成被壓迫民族。例如，在希特勒侵吞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國這樣的時候，這些國家內的共產黨人和那些資產階級的民族叛賣者相反，他們根據上述原則，英勇地站在民族鬥爭的最前線，爲反對法西斯侵略者而戰。又例如，在美國帝國主義馬歇爾計劃奴役下的歐洲各

國，而同時其中一些國家內的資產階級反動派又在美國帝國主義的援助之下，繼續鎮壓殖民地的民族革命，像法國在安南，英國在馬來亞及其他殖民地，荷蘭在印尼所作的，在這樣時候，這些國內的共產黨人，根據上述原則，就一方面，必須堅決抵抗美國帝國主義者對於自己民族的奴役與侵略，反對本國資產階級對於美國的投降和對於自己民族的叛賣，保衛自己民族的獨立；而在另一方面，又必須堅決反對自己民族中的資產階級的統治者對於殖民地的帝國主義政策，反對它們去壓迫和掠奪殖民地民族，無條件地擁護殖民地民族反對本國帝國主義的解放運動。而在這種情況下的歐洲各國社會黨的右派與英國工黨的右派，則是：一方面，他們繼續對殖民地施行帝國主義的政策，另一方面，則擁護奴役自己民族的馬歇爾計劃。共產黨對於這些叛徒們，則是毫不留情地加以反對的。

這些，就是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在各種不同民族與不同情況中，關於民族問題所採取的不同的具體綱領與具體政策。這些綱領和政策，都是根據本民族人民羣衆，又根據全世界各民族人民羣衆——即全人類共同的根本利益出發來決定

的，同時，也完全符合於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這就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世界觀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的具體應用。

我們知道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觀，又知道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民族觀，我們就可以懂得：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乃是代表兩個不同階級、互相敵視的兩種世界觀、思想和口號。列寧說：「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這是兩個不可調和——互相敵視的口號，它們是和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之兩大階級陣營相適應，而表現了民族問題上的兩種政策（尤其是兩種世界觀）。」

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懂得：爲什麼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及其關於民族問題的立場與理論，必須與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嚴格區別出來，任何共產黨人，如果墮落到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立場，就是背叛了共產主義。

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懂得：根據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觀及其處理民族問題的綱領和政策，任何帝國主義，在可能的時候，就一定要去侵略和壓迫其他民

族，就一定不會有任何忠心去幫助其他民族爭求獨立和解放，有時，這個帝國主義國家也去援助被壓迫民族反對另一個帝國主義國家，但它也不是爲了被壓迫民族的獨立與解放，而是爲了利用被壓迫民族去反對自己的競爭者，避免自己的災難，企圖在擠掉它的競爭者以後，去建立它自己對於被壓迫民族的統治。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懂得：希特勒要建立所謂「歐洲新秩序」，日本軍閥要建立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及「中日共存共榮」，美國帝國主義的所謂「馬歇爾援歐復興計劃」與「援助中國經濟建設」及「援助朝鮮獨立」、「幫助菲律賓獨立」，英國「幫助印度、緬甸獨立」等等，其目的，都不是爲了援助其他民族復興，不是爲了援助被壓迫民族爭求獨立與解放，而是爲了要建立或者要保持它自己對於這些民族的侵略和統治。任何被壓迫民族，都不能從這些帝國主義的所謂「援助」下得到真正的解放與獨立，真正的民族獨立與解放，是不能希望任何帝國主義的好意賜予或忠心援助的。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懂得：幻想美國帝國主義會有任何好意給予中國民族真正的獨立、和平、民主以援助，乃是極端錯誤的和有

害的。

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懂得：根據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民族觀及其處理民族問題的綱領和政策，共產黨人一定要成爲一切被壓迫民族的獨立解放運動中最堅定、最可靠和最能幹的領袖，一定要成爲自己民族的正當利益的最堅定的保護者，一定要無條件地去援助世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一定不能去侵略任何其他民族及壓迫國內的少數民族。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懂得：所謂「共產黨人既是國際主義者，就不能成爲民族獨立和解放運動的領袖，就不能成爲自己民族、自己祖國利益的保護者」等等說法，以及所謂「蘇聯是赤色帝國主義者」、「蘇聯侵略中國、朝鮮及其他民族」，「蘇聯實行擴張政策」等等說法，都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毫無根據的武斷宣傳和惡意誣蔑。只有共產黨人和世界無產階級，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蘇聯及新民主國家，才是一切被壓迫民族爭求解放及保護民族獨立的最可靠的朋友，一切民族，要從帝國主義壓迫下爭求解放和保衛民族獨立，取得蘇聯及世界無產階級和共產黨人的援助，乃是勝利的最重

要的條件。這樣，我們就可以懂得：對共產黨領導下的蘇聯及新民主國家懷抱一種不信任、不友好的態度，『甚至認為「資本主義國家對南斯拉夫的危險比蘇聯對南斯拉夫的危險還要少一些」』，如鐵托集團所作的那樣，乃是極端錯誤的和有害的。

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懂得：把共產黨領導下的蘇聯的對外政策與帝國主義國家的對外政策，混為一談或同等看待，用對待帝國主義國家的同樣態度去對待共產黨領導的蘇聯及新民主國家，如鐵托集團所作的那樣，乃是極端錯誤的和有害的，乃是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根本原則，背叛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墮落到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立場的結果。

二 世界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的現狀

帝國主義的侵略，把全世界各民族分為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兩類。在第一

次世界大戰之後，列寧關於這兩類民族的狀況，有下列的分析：

「帝國主義大戰後所形成的世界圖畫，其基本輪廓，大致是這樣的，十二萬萬五千萬人，乃是被壓迫的殖民地——是活生生地被瓜分的國度，如波斯、土耳其、中國；是被戰敗而被投於殖民地地位的國度。不到二萬萬五千萬人，這是這樣的一些國度，這些國度雖保存了它們原有的地位，但它們已陷入對美國的經濟的依賴地位，並在戰爭期間是處於軍事的依賴地位，因為戰爭包括了全世界，戰爭不許任何一個國家保持真正的中立。最後，還有不到二萬萬五千萬人口，是在這些國度裏，在這些國度裏，不消說只有上層分子、只有資本案、才享受了瓜分世界的利益。共計十七萬萬五千萬人。這就是地球上的全部人口。」（在一九二〇年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關於國際形勢與共產國際基本任務的報告）

這就是近代世界上的民族問題。這就是少數國家的帝國主義者（上層分子，資本案）兇惡地壓迫與掠奪全世界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問題。這種民族問題的情

况，又是反映了世界資本主義矛盾的尖銳化，反映了各國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在帝國主義時代的尖銳化，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不能不引起各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殖民地的尖銳鬥爭；另一方面，又不能不發生一切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爭求解放的世界範圍的民族解放運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後期，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俄國的無產階級突破了帝國主義的陣線，成就了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世界遂分裂為兩個不同的經濟體系。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就開始了資本主義的總危機。在這種總危機下面，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就變得更加偏激、殘暴，更富侵略性。以奴役世界各民族為目標的德、意、日等國的法西斯主義，便是在這資本主義總危機尖銳矛盾中的最朽腐、最反動的獨佔資本的產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意、日的法西斯被以蘇聯為首的世界各國反法西斯力量所打敗；東歐各國人民在蘇聯援助之下，繼起突破了帝國主義的陣線，建立了新民主國家；世界各國共產黨，由於在反法西斯大戰中成爲保衛自己祖國最英勇的領導者與最堅強的力量。

量，因而在人民中有極高的威信，各國共產黨都空前地強大了；東方的民族革命鬥爭，在中國、越南、印尼、緬甸、馬來亞等等，正如燎原之火。這樣，世界的情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又已起了新的根本變化，表現了資本主義總危機比第一次大戰後有新的更尖銳化的發展。在這個時候，美國帝國主義就代替希特勒和日本軍閥，製定了統治世界各民族的最兇惡的奴役計劃及其對全球的擴張政策。不消說，這又是一個在這資本主義總危機新的更尖銳化的發展過程中、最朽腐、最反動的獨佔資本的產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各民族圖畫的基本輪廓，大致是這樣的：

一方面：是社會主義的蘇聯，這是世界各民族反帝國主義反法西斯主義的領導者，在打敗德、意、日法西斯主義之後，正在繼續向無限的繁榮前途前進，並繼續為保衛世界的和平、民主與各民族獨立而奮鬥。這個國家擁有二萬萬人口。其次，蒙古人民共和國人口一百萬。這是老早解放了的。再其次，是東南歐的各新民主國家，捷克斯拉夫、波蘭、保加利亞、匈牙利、羅馬尼亞、阿爾巴尼

亞、南斯拉夫，共有八千五百萬人口，從德、意法西斯奴役下解放出來以後，已經在共產黨領導之下，走向社會主義。其中，只有南斯拉夫，由於鐵托集團的背叛，無產階級正在進行反對其背叛者的鬥爭。又其次，解放了的北朝鮮和德國東部，人口約近三千萬。此外，今天還在繼續直接和外國帝國主義及本國賣國賊戰鬥着的民族，如我們中國的解放區，擁有一萬萬六千八百萬人口，業已完全擺脫了帝國主義的壓迫，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正在進行新民主主義的建設。如果再加越南、印尼、希臘等國業已解放了的人口，這樣，直到今天為止，全世界約二十萬萬人口當中，約有五萬萬以上的人口業已從帝國主義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了。人民在這些國家中，真正獲得了獨立自由的主人翁的地位。

這些業已解放了的人口，已超過了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這是表現着世界的新生，表現着世界人類在爭求解放的鬥爭中所業已達到的範圍和水準。無疑的，這些解放人口的數目，在今後將要一天一天地增加起來，世界全部人類都將在不久的將來要從帝國主義的統治下解放出來的，不管鬥爭可能還有各種曲折，這個

解放的總方向，乃是歷史必然的不可抵抗的規律。這在我們中國，由於偉大的人民解放軍的節節勝利，全中國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人口完全解放的前途，乃是特別明顯地可以看得到的。

這是一方面。

在另一方面，在德、意、日法西斯被打敗之後，世界上六個大帝國主義國家（美、英、法、德、意、日）已有三個被打倒。現在世界上擁有多少大小不一的殖民地的帝國主義國家，還有美、英、法、荷、比、葡等國，帝國主義國家的數目減少了，但是，由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即美國帝國主義奴役世界各民族的模式，却是空前的。荷、比、葡之類的國家不消說了，即使像英、法這樣的國家，也因在大戰中受了極大的損傷而變為軟弱無力了。雖然這些國家的反動派還在繼續用殘暴的帝國主義的流血方法去屠殺殖民地民族的解放運動，但由於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出賣自己民族，與社會黨及工黨的右派的叛賣本國人民的政策，已把自己國家貶為美國帝國主義統治下的附屬國與保護國了。所以除了上述業已解放

的五萬萬以上的人口之外，全世界各民族（不包括美國在內）有十三萬萬幾千萬的人口，或是直接地、或是間接地處在一個美國帝國主義的統治之下，而英、法、荷等國的反動派，則實際上變成了美帝國主義的幫兇和賣國賊。美國只擁有一萬萬四千萬人口，而站在美國人民頭上的，又只是摩根、洛克菲勒、杜邦、梅隆等著名的八大財團，其反動運動的代表人物，只不過是一小撮，約一千個人而已。

八大財團，一千個人，一方面，在國內，統治了一萬萬四千萬的美國人民；另一方面，又在美國這個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的基礎上，在國外，直接與間接地奴役世界上除蘇聯及其他業已解放的民族以外的一切民族。如果把美國人民這個數目也包括在內，那末，這就是說，美國八大財團直接或間接地統治佔地球將近四分之三、即十四萬萬幾千萬的人口，而且它們還在千方百計地妄想：有一天在蘇聯及其他解放了的地方建立起美國帝國主義的奴役制度。

這就是目前世界民族問題的基本狀況。

四 目前世界的兩大陣營與民族解放運動的道路

如上所述，目前世界上的民族問題，主要的就是美國帝國主義者壓迫和掠奪、或者企圖要去壓迫和掠奪全世界各民族的問題，就是全世界各民族反抗美國帝國主義的壓迫和掠奪，以爭取民族解放、或保衛民族獨立的問題。

美國帝國主義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就製訂了他們掠奪和壓迫全世界各民族的計劃。大戰結束後，他們實行了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劃，就一步接着一步地把世界上許多國家和民族置於自己的控制和統治之下，在全世界佈置軍事基地網及插足一切國家和干涉一切國家的內政，這些都是他們的野心侵略計劃的產物。而他們這種侵略計劃，正如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軍閥一樣，是在所謂『防蘇防共』的口號之下進行的。

美國帝國主義者，爲了要實現自己奴役世界的計劃，它就不能不用盡一切力

最動員本國的人民來支持它的計劃，就不能不嚴厲壓迫本國人民中反對它的計劃的一切力量。因此，它就要向美國人民宣傳所謂『美國世紀』，及白色人種優越的『理論』，說美國應該『領導世界』，全世界各民族都應歸它統治。因此，它就要壓迫美國共產黨、美國進步的工會及華萊士領導的進步運動，並在美國建立法西斯式的統治，否則，它就不能實現自己的計劃。

美國帝國主義者，爲了要實現自己奴役世界的計劃，它就不能不拚命反對世界上一切反抗它實行這種計劃的力量，它就要反對蘇聯，反對東歐各新民主國家，反對中國共產黨及中國人民解放運動，反對希臘、越南、印尼、馬來亞、緬甸、菲律賓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反對世界各國的共產黨及人民民主力量；因爲這一切國家和這一切力量，結成了以蘇聯爲首的反帝國主義陣營，堅決反對美國帝國主義者奴役世界的計劃。因此，它就要在鐵托集團表示了反蘇立場、脫離共產黨情報局、並在國內實行摧殘真正進步的有生力量之後，表示了情不自禁的歡呼；它就要準備着在將來的什麼時候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妄想去征服世界上

切反抗它的力量。

美國帝國主義者，爲了要實現自己奴役世界的計劃，它就不能不在世界各國尋找能够執行與贊助它實行這種計劃的走狗和代理人，尋找各國的民族叛徒和賣國賊，並且援助各國的民族叛徒和賣國賊去鎮壓各國人民的反抗運動與反對蘇聯。它就要援助世界各國的反動派，援助德國、日本、意大利的法西斯殘餘勢力，使其復活，因爲這許多國家的資產階級的反動黨派和法西斯殘餘勢力作了美國帝國主義的代理人 and 走狗，在美國援助之下，去鎮壓本國的人民和殖民地民族的反抗運動，去反對蘇聯和各國人民主力量。

然而，也由於美國帝國主義者奴役世界的計劃與歐洲各國反動派的出賣民族，民族問題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就成爲更大多數人口的問題，反帝國主義的陣營在民族問題上是更加擴大了，而帝國主義國家的數目則已更少，也更加孤立了。帝國主義的基礎已經更加動搖，它們的整個力量已經並正在大大地削弱，被它們所壓迫的人民，已經並正在日益廣大地加入反對它們的鬥爭，最後推翻它

們的統治的日子，已經更加接近了。歐洲資本主義宗主國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敵人，同時就是這些國家的賣國賊，即全民族的敵人；而歐洲各國無產階級要贏得社會主義，就必須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奴役，又反對本國的賣國賊。階級問題和民族問題是這樣明顯地聯結起來，這就有利於歐洲各國無產階級，一方面，團結國內更廣大的人民，而把保衛自己民族獨立爭取與社會主義的事業聯合起來；另一方面，又團結殖民地與半殖民地更廣大的人民，而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與自己爭取社會主義的事業聯合起來。美國帝國主義奴役世界的計劃與歐洲各國反動派的出賣自己民族，既是反映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發展，反映資本主義各種矛盾的極端尖銳化，反映美國及其他帝國主義正坐在新的猛烈危機的火山口上，而企圖作瘋狂的垂死的掙扎；同時美國帝國主義這種奴役計劃，又正是加強了資本主義的總危機的發展，加強了資本主義世界各種基本矛盾——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帝國主義之間爭奪殖民地與市場的矛盾，帝國主義與被壓迫民族的矛盾——的尖銳化，而促進全世界大多數的人口不得不為自己的解放而實

行全世界的大聯合，並以此促進帝國主義的死亡。

現在美國帝國主義者加緊進行奴役世界各民族的活動，英、法、荷等國帝國主義者在美國援助下對於殖民地民族的加緊鎮壓，以及各國人民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和其他帝國主義的人民民主運動和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已使目前世界上的民族問題空前地緊張起來。現在世界上已分爲這樣兩個互相敵對的陣營：一方面，是美國帝國主義及其在世界各國的走狗——各國反動派。這就是世界的帝國主義陣營；另一方面，是蘇聯和東歐各新民主國家、中國和東南亞各國與希臘的民族解放運動及世界各國的人民民主力量。這就是世界的反帝國主義陣營。美國帝國主義成爲世界一切反動力量的堡壘，而蘇聯則是一切進步力量的堡壘。這兩個陣營，包括了全世界的一切民族、一切國家和一切階級、階層與黨派。在這兩個陣營處在這樣相互緊張鬥爭的時候，人們不站在這一邊，就要站在那一邊，即是說，你不站在帝國主義陣營幫助美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去奴役世界或奴役自己民族，你就要站在反帝國主義陣營去幫助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爭取解放或爲自己

民族的解放而鬥爭，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各國反動派；而同時，這也就幫助了蘇聯及東歐各新民主國家，幫助了美國及世界各國的人民民主力量，幫助了世界各國的無產階級和共產黨。不站在這一邊，又不站在那一邊，而實行中立，則是不可能的。在目前世界這種緊張形勢下，正如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所早已指出的：所謂「中立」，只是一種騙人的鬼話，不管你主觀上是否有意去騙人。

由此可見，在目前世界這種形勢下，一切被壓迫民族要求得解放，就不能不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及其在本國的走狗——本國的賣國賊，就不能不反對世界各國的反動派，就不能不聯合蘇聯及東歐各新民主國家，就不能不聯合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及人民民主力量，就不能不聯合世界各國的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就是說，不能不站在世界反帝國主義陣營，向美帝國主義及其在本國的和在世界上的走狗進行堅決的鬥爭。否則，任何民族的真正解放，都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見，美、英、法、荷等國、特別是美國的共產黨與無產階級和這些國

家的人民民主力量，如果能够起來推翻這些國家的獨佔資本家的統治，廢棄其帝國主義的內外政策，實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國內政策與民族政策，那末，它將造成的結果，就不只是要徹底解放這些國家的人民，而且要徹底解放全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所以，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和人民在國內的徹底勝利，以及他們對於獨佔資產階級統治的每一個打擊，都是對於世界被壓迫民族的最好的直接的幫助，因此，世界各國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就必須十分注意地去取得這些帝國主義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和人民的援助，和他們建立共同的反對帝國主義統治的聯盟；因為彼此的敵人原來是共同的，而一個方面的勝利，也就援助了另一方面的勝利。

由此可見，世界被壓迫民族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反抗美、英、法、荷等帝國主義的勝利，使這些國家的帝國主義者失去殖民地，即失去它們統治世界的基礎，因而就要大大削弱這些帝國主義者對於國內的統治力量，因而就使這些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和人民能够比較容易地從帝國主義的統治下解放出來。所以，殖民

地半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的勝利，以及他們對於帝國主義的每一個打擊，都是對於帝國主義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和人民的最好的直接的幫助。世界各國的、特別各帝國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與共產黨及人民民主力量，就必須更加努力地支援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更加進一步地去和他們建立共同的反對帝國主義統治的聯盟；因為彼此的敵人原來是共同的，而又同樣地：一個方面的勝利，也就援助了另一方面的勝利。

由此可見，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的蘇聯的存在及其強盛，東歐各新民主國家的存在及其發展，都是對於美國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各國反動派，對於世界帝國主義統治的極大的打擊，都是表示與加強世界資本主義的總危機，都是促進資本主義世界走向最後崩潰，都是加強世界各國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及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陣營，都是促進世界各國社會主義的及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走向勝利。一九二五年春天，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孫中山臨終時致蘇聯遺書說過：「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

眞遺產，帝國主義下的難民，將藉此以保衛其自由，從以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爲基礎的國際制度中謀解放。」這個真理是常新的。這個真理在世界反法西斯的大戰中更進一步地被證明出來了，而在現在與今後世界人類的解放鬥爭中，又將更進一步地加以證明。正如毛澤東同志在其『新民主主義論』中所闡釋的，或者聯合蘇聯，或者聯合帝國主義，二者必居其一。這是愛國與賣國的界限，這是革命與反革命的界限，這是世界上不論那個民族是走向進步或是走向倒退的界限，而反對蘇聯，必然只符合帝國主義的利益，背叛自己民族的利益。

所有上述種種，都說明了一個根本的問題，就是：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一切國家的無產階級與人民民主力量，都必須互相聯合起來，都必須和蘇聯聯合起來，都必須和東歐各新民主國家聯合起來，才能戰勝美國帝國主義奴役世界的計劃及其他國家的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的統治，解決目前世界上的民族問題，即解放世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並從而解除作爲帝國主義侵略根源的獨佔資本在其本國的統治。

這就是說：各國共產黨人與各國人民必須按照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按照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民族觀及其對於民族問題的綱領和政策，聯合世界各國一切勞動人民及一切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力量，聯合蘇聯與東歐各新民主國家，共同奮鬥，互相幫助，互相支援，才能解放世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才能解決目前世界上的民族問題。

這就是說：如果實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觀及其對於民族問題的綱領和政策，不去聯合蘇聯，而去反對蘇聯，不去聯合東歐各新民主國家，而去反對東歐各新民主國家，不去聯合世界各國的共產黨與無產階級及人民民主力量，而去反對各國共產黨與無產階級及人民民主力量，不去聯合一切被壓迫民族，而去反對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如鐵托集團在南斯拉夫所作的那樣，那就必然要去聯合美國帝國主義及其他帝國主義，就必然要站在帝國主義陣營，聯合世界各國的反動勢力，就必然不能成功任何民族解放事業，更不能成功任何社會主義事業，就必然要使自已民族受美國帝國主義及其他帝國主義所愚弄和侵略，

以至喪失自己民族的獨立，使自己國家變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因此，正如中共中央所說，共產黨情報局在自己的決議中向全世界及南斯拉夫人民指出這種危險前途，以便南斯拉夫人民警覺起來糾正鐵托集團的錯誤，乃是「爲保衛世界和平民主事業，保衛南斯拉夫人民免受美帝國主義的愚弄和侵略所應盡的職責」。

這就是說：各國共產黨人與各國人民必須根據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而不是反對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必須廢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而不是根據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去指導目前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及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運動，並使這種被壓迫民族的民族民主革命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密切地結合起來，才能使這兩種革命都得到勝利，才能解放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才能解決目前世界上的一切民族問題。否則，不獨不能取得任何社會主義的勝利，也不能取得任何民族解放運動的真正勝利。

這就是說，目前世界上的民族問題，應該和世界上整個革命問題聯繫起來

看，應該從歷史全局與世界全局來看，而不應該孤立地從局部的觀點上去看，不應該從任何超現實的抽象的觀點上去看。正如列寧和斯大林所說：民族問題不應該孤立地去估量，而應該在世界範圍內去估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及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以後，依據新的世界歷史全局，民族問題應該從反對國際帝國主義和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範圍內去估量，而不應該再從這個新時代以前的舊的世界資產階級革命的範圍內去估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及俄國十月革命以前，民族問題乃是世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而在這以後，民族問題乃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了。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書中所詳盡地發揮了的斯大林關於這個問題的理論，以及在這本書中所詳盡地分析了的中國革命由舊民主主義轉到新民主主義的理論，乃是完全正確的。只有根據這個正確理論去指導民族解放運動，才能解放世界上的被壓迫民族，才能解決目前世界上的民族問題。在中國從事反對美國帝國主義侵略、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反對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壓迫的一切人們，首

先是共產黨人，但是不獨共產黨人，任何一個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只要他們是真心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反對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而不是表面上講革命、實際上想破壞革命的人們，他們就應當這樣去想、去做，而不應當有另外的想法和做法。如果他們有另外的想法和做法，那麼，他們就將誤入歧途，而為革命隊伍所拋棄。

毫無疑義：把民族問題從階級問題分開來看，把民族的鬥爭從階級的鬥爭分開來看，乃是完全錯誤的，有害的，乃是地主資產階級反動派的一種欺騙。反動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與近代帝國主義侵略，既然是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發展所形成的一種政策，而目前美國帝國主義企圖實現世界霸權的夢想，乃是其最後的產物，美國帝國主義這種奴役世界的反革命政策，就更加空前明確地把資本主義宗主國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和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解放運動聯繫起來，也更加空前明確地指出了：要消滅帝國主義侵略的根源，就必須推翻資本主義宗主國的獨佔資本的統治。

人類解放鬥爭的總前途，乃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恰如莫洛托夫的名言：「我們所處的時代，正是條條道路都通到共產主義的時代」。各民族的人民，都將經過自己具體鬥爭的道路，到達這一點，而在被壓迫民族中，民族解放的鬥爭，則是一種必須經過的道路。只有社會主義廢除了人剝削人的制度，像在蘇聯那裏一樣，才能完全消滅侵略的可能性。社會主義的蘇聯廢除了一切的階級剝削制度，社會生產力在那裏有無限發展的前途，它既不允許別人去侵略它，也絕不允許、更完全不需要去侵略別人，所以它就成爲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堡壘，成爲世界被壓迫民族的最可靠的和最好的朋友。當社會主義制度逐步在各國實現之後，那時「侵略」的字眼，便只能在世界人類頭腦的歷史回憶中成爲古怪的字眼而存在了。


這就是全人類最後解放、也就是全世界各民族最後解放所必須經過的道路。

五 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進步性 與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於這種民族主義的態度

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從歷史看任何問題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區別了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區別了它的客觀作用的不同，並決定了無產階級對它的不同的態度。

當資本主義初起時代，資產階級所進行的民族運動，是為反對異民族壓迫，建立民族國家。這是具有歷史的進步意義的，無產階級曾經擁護了這樣的民族運動。在近代，則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也是有其客觀歷史上的一定的進步意義。

歐美和日本的資產階級在許多落後民族中，建立了帝國主義奴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制度，在這種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度中，例如在中國、印度、朝鮮、印



尼、菲律賓、越南、緬甸、埃及等等，又不可避免地生長起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因為這些地方的民族資產階級，第一和帝國主義有矛盾，第二和這些國家的落後封建勢力有矛盾，而這種封建勢力又與帝國主義相結合，限制和損害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因此，這些地方的民族資產階級在一定歷史時期和一定程度上就有其革命性，這些地方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在其動員羣衆起來反對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時候，就有其一定的進步意義。正如列寧所說：『這種民族主義有着歷史的正當性』（在東方人民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講）。因此，無產階級對於這種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就應當在同盟者『不阻礙我們以革命的精神去教育和組織農民和廣大被剝削羣衆』（列寧）的條件之下，與這種有一定反帝反封建作用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合作，以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統治。這種合作的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和孫中山的合作。

孫中山的民族主義，也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一種。但正如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上的分析：孫中山三民主義，在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前及

十月革命以後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發生了分別爲舊三民主義與新三民主義的重大變化；在前一個時期，是屬於舊民主主義，即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是舊的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但在後一個時期，則是屬於新民主主義，即屬於新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而成爲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

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在舊民主主義時代的兩重性質，就是：他反對當時中國的統治者滿族朝廷，有進步的性質；但是，他提倡大漢族主義，就是反動的性質。但在十月革命之後，中國革命進入新民主主義時代，由於他接受了蘇聯與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幫助，把那種大漢族主義的民族主義加以修改，轉到主張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與聯蘇、聯共、援助工農三大政策的革命的民族主義的時候，轉到主張「中國民族自求解放」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的時候，這就是轉向到新民主主義，而我們共產黨人也就採取和他合作的政策。這種合作，對於民族解放和當時無產階級的利益，都是完全正確的、

必要的，即使這種合作是不可靠的、暫時的、動搖不定的，在後來又被孫中山的無恥叛徒所破壞。

雖然，即使在這種時候，孫中山的世界觀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或小資產階級的世界觀，他的民族主義還是一種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還帶有反動性質的一面（例如：所謂「血統」、「國族」的觀點，所謂「大亞細亞主義」等），可是在這時，他主張「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的民族革命主義，實行聯蘇、聯共、援助工農三大政策，這就是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新時代中，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進步性的高度表現，這就有很大的革命意義。

但是，隨着孫中山逝世不久，孫中山的無恥叛徒——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蔣介石汪精衛等國民黨反動派，就把孫中山的民族革命主義拖到了另一種極端相反的革命道路，由反帝轉到降帝，由聯蘇轉到反蘇，由聯共轉到反共，由擁護工農轉到屠殺工農，並利用了孫中山的民族主義裏面屬於保守性質和反動性質

的東西，變成他們反民族的旗幟。因此，共產黨也就必須轉到採取堅決的政策去反對以蔣汪兩賊爲首的國民黨反動派，以保衛民族的利益。

當然，在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度中，像在印度、緬甸、暹羅、菲律賓、印尼、越南、朝鮮南部及其他地方，共產黨人對於那一部分已投降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派（主要是大資產階級反動派），也同樣地必須採取反對他們叛賣民族的堅定政策，以保衛自己民族的利益。否則，就是極大的錯誤。而對於尙在反帝國主義，並不反對人民羣衆起來進行反帝鬥爭的民族資產階級，共產黨人就當和他們建立反對帝國主義的合作；而如果不認真地去建立這種合作，或者反對、或者拒絕這種合作，那也就是極大的錯誤，即使這種合作是不可靠的、暫時、動搖不定的，都必須認真地去建立。

世界各國革命的經驗和中國革命的經驗，都充分地證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民族問題是與階級問題相聯繫、民族的鬥爭是與階級的鬥爭相聯繫的科學分是完全正確的。根據階級的歷史分析，我們就可以知道：爲什麼一個民族在

時候會被另一個民族所壓迫，而變成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爲什麼的民族不但從封建階級中而且可以從一部分資產階級（例如中國的買辦官僚階級）中出現賣國賊；又在什麼條件下，必須依靠什麼階級的領導，才能獲得民族的解放；等等。根據階級的歷史分析，同樣地可以告訴我們：雖然在中國的小資產階級或民族資產階級中出現過像孫中山這樣傑出的民族革命家，但一般說來，這裏的資產階級也是只按照他自己一階級的狹隘利益去看民族問題，根據他一階級的利益或這樣變化、或那樣變化的。而同樣地，只有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才是真正地和本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完全一致，同時，又是和全世界各民族人民——即全人類共同的國際利益完全一致。當無產階級在被壓迫民族中出現在鬥爭舞台上，成爲全民族反帝鬥爭的首領、成爲全民族的救星的時候，例如在中國，任何階級、黨派或個人，如果是真正的愛國者，像孫中山一樣，就必然要和共產黨合作（與聯蘇及擁護工農利益相聯繫）；反之，如果他反共（與反蘇及反對工農利益相聯繫），像蔣介石汪精衛一樣，結果就必然成爲帝國主義的狗奴

才，成爲萬惡不赦的漢奸賣國賊。

同時，這種階級的歷史分析，也告訴了我們；由於帝國主義的威脅、利誘與國內階級鬥爭的存在，當國際與國內的歷史鬥爭尖銳化的新場合或新時期，革命隊伍中也可能出現像中國的陳獨秀、張國燾與南斯拉夫的鐵托這類人物，他們投降反動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而背叛世界各國勞動人民的共同利益，並將本民族的人民解放事業，置於極端危險的地位。他們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在無產階級隊伍中的代言人。他們不惜把任何民族解放事業半途而廢，使自己的國家變爲帝國主義的殖民地。這是一切國家的共產黨和每一個共產黨員都必須加以警惕的。

六 結論：真正的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互相結合

前述一切，就是我們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共產黨人關於民族問題的觀點和原則，即是關於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相結合的觀點和原則。

顯然，各國人民大眾的真正的愛國主義與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並不矛盾，而是互相結合的。毛澤東同志在抗日戰爭時期曾經寫過：「對於我們，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密切結合着，我們的口號，是爲保衛祖國，反對侵略者而戰。」「愛國主義就是國際主義在民族革命戰爭中的實施。」不消說，這些話也完全適合於我們今天的愛國革命戰爭。

列寧把愛國主義形容爲「許多世紀與數千年來分隔的國家所鞏固起來的最深厚的情感之一」。真正的愛國主義乃是對於數千年來世代相傳的自己祖國、自己人民、自己語言文字以及自己民族的優秀傳統之熱愛，這種愛國主義，是和那種自大自私的、排外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以及反映那種落後的家長制的、小農的狹隘閉關主義、孤立思想、宗派主義、地方主義等民族偏見，是完全沒有關係的。純正的愛國主義尊重其他民族的平等，同時希望世界人類優秀的理想在自己國內實現，主張各國人民的親愛團結。至於反動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則偏惑各國人民的互相敵視與仇恨，而落後的家長制的民族偏見，則把自己民族和

世界隔絕起來，糾纏於坐井觀天和長進的過程之中。所有這些，我們都必須堅決地加以反對。

以上，就是我們關於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與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大略解釋。現在不論在我們黨內和在黨外，對於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與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都有甚多的誤解和模糊的觀點。此外，法西斯分子還有關於這個問題的極端反動的武斷宣傳。這些誤解與模糊的觀點，如果不加以清除，這些法西斯主義的宣傳，如果不加以揭露，對於目前中國的人民解放運動，將是極端有害的。本文的發表，希望能在清除這些誤解與模糊的觀點及揭露法西斯主義宣傳的努力中有所幫助。這就是我們的目的。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